

集部

望溪集卷五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書

與閻百詩

昨所論孔子歿子張欲師有若而記載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則曾子問一篇皆母在時所講問可正子贍所譏於程子之誤宜筆於書至病程朱删易經字則不敢

不多為反覆蓋專易經字者漢儒之病也程朱所刪易甚少而皆依於理僕每見周秦以前古書字形與聲近則衆書所傳多異即一書諸本中亦有增損改易竄歎古書不可通者多以字訛而人莫能辨也如商書自周有終酒誥爾尚克羞耇惟君解者支離牽合終不可通若君與周互易則其義不待詁而明矣蓋篆體二字本形似也韓退之羅池廟詩乃此方之人惟侯是非按其前後辭意昭然明白而此以形訛北惟以聲訛為子瞻

不能辨又自為之說而大書深刻焉則其讀書觀理之不詳可見矣莊子外篇舜將死真泠禹曰不易為遺令得乎史記封禪書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謂梁父非行可乎僕嘗自恨寡陋見古書字訛無所證據而不敢擅易顧得博極羣書者以正之故欲化足下之成心而求助焉非敢以辯翹明惟足下鑒之

與孫以寧

昔歸震川嘗自恨足跡不出里閈所見聞無奇節偉行

可紀承命為徵君作傳此吾文所託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羣賢論述皆未得體要蓋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詳講學宗指及師友淵源或條舉平生義俠之迹或感稱門牆廣大海内嚮仰者多此三者皆徵君之末迹也三者詳而徵君之志事隱矣古之晰於文律者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太史公傳陸賈其分奴婢裝資瑣瑣者皆載焉若蕭曹世家而條舉其治績則文字雖增十倍不可得而備矣故嘗見義於留侯世家

曰留侯所從容與上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後世綴文之士以虛實詳略之權度也宋元諸史若市肆簿籍使覽者不能終篇坐此義不講耳徵君義俠舍楊左之事皆鄉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門牆廣大乃度時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論學則為書甚具故並弗採著於傳中而虛言其大略昔歐陽公作尹師魯墓誌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誌李元賓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賓年不及三

十其德未成業未著而銘辭有曰才高乎當世而行出乎古人則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僕此傳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羣賢所述惟務徵實故事愈詳而義愈陋今詳者略實者虛而徵君所藴蓄轉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載之家乘達於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晣無惑於羣言是徵君之所頼也於僕之文無加損焉如别有欲商論者則明以喻之

答友

來示乞賢尊表誌或家傳賢尊事迹著見者惟以某事

屈廷議宜別記其事而以本議附焉傳誌非所宜也蓋

諸體之文各有義法表誌尺幅甚狹而詳載本議則臃

腫而不中繩墨若約略翦截俾情事不詳則後之人無

所取鑒而當日忘身家以排廷議之義亦不可得而見

矣國語齊姜語晉公子重耳凡數百言而春秋傳以兩

言代之蓋一國之語可詳也傳春秋總重耳出亡之迹

而獨詳於此則義無取今試以姜語備入傳中其前後

尚能自運掉乎世傳國語亦邱明所述觀此可得其營度為文之意也家傳非古也必阨窮隱約國史所不列文章之士乃私録而傳之獨宋范文正公范蜀公有家傳而為之者張唐英司馬温公耳此兩人故非文家於文律或未審若八家則無為達官私立傳者韓退之傳陸贄陽城載順宗實録順宗在位未踰年而以贄與城之傳附焉非所安也而退之以附焉者以附實録之不安尚不若入私集之必不可也以是裁之必別記其事

具載羣議以俟史氏之採擇於義法乃安凡此類唐宋雜家多不講有明諸公亦習而不察足下審思而詳論之則知非僕之臆說也

與翁止園

芑白止園足下僕晚交得吾子心目間未嘗敢以令人相視及遘禍所以憫其顛危開以理義者皆不背於所期是吾子所以交僕之道已至也有疑焉而不以問則於吾子之交為不稱故敢暴其愚心近聞吾子與親戚

以錐刀生隙嘖有煩言布流朋齒雖告者同辭僕堅然信其無有然蘇子有言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毋吾子之夙昔尚有不能大信於彼人者乎僕往在京師見時輩有公為媟嬻者青陽徐詒孫曰若無害彼不知其不善而為之也吾儕有此則天厭之矣昔叔孫豹以庚宗之宿致餧死叔向娶於巫臣氏而滅其宗蓋修飭之君子不獨人責之天亦責之詒孫之言可謂究知天人之故者也僕自遘禍永思

前愆其惡之形於聲動於事者無幾也而遂至此極者既將以士君子為祈嚮而幽獨中時不能自灑濯故為鬼神所不宥吾子髙行清德豈惟信於朋友雖鄉里間愚無知者猶歎羡焉然則子之行身其慎矣哉僕又聞古人之有朋友其患難而相急通顯而相致皆末務也察其本義葢以勸善規過為先僕自與人交雖素相親信者茍一行此必造怒而逢尤僕每以自傷然未敢以忖吾子於前所聞既信吾子之必不然於後所陳又信

吾子必心知其然是以敢悉布之

與李剛主書

九月中自塞上歸附書相問而息耗久不至仲冬望後二日或致函封發之則太夫人行述也呼兒章讀之篇終而郎君長人之狀附焉驚痛不能夕食太夫人耄而考終在仁孝者猶難為懷況重以長人之夭枉乎此子天民之秀非獨李氏所恃賴也僕不能自解豈能為吾兄解然有區區而欲言者言之則非其時而重傷吾兄

之意不言則於交友之道為不忠是以敢終布之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僕平生所遭骨月閔凶殆人理所無悲憂危慼中每自念性資迫隘語言輕肆與不祥之氣實有相感名之理以吾兄之德行醇懿而衰暮罹此語天之道有不當然者竊疑吾兄承習齋顏氏之學著書多訾謷朱子習齋之自異於朱子者不過諸經義疏與設教之條目耳性命倫常之大原豈有二哉此如張夏論交曾言議禮各持所見而不害其並為孔子

之徒也安用相詆訾哉記曰人者天地之心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若毀其道是謂戕天地之心其為天之所不祐决矣故自陽明以來凡極詆朱子者多絶世不祀僕所見聞具可指數若習齋西河又吾兄所目擊也僕自今年來食飲益衰塞外早寒得上氣疾幾死者再焉恐一旦委溝壑則終無以此聞於左右者是僕負吾兄夙昔相愛重之誼而死有餘責也昔泰伯無子伯魚早喪况吾兄子姓甚殷

固知所陳理弱情鄙不足移有道者之慮然君子省身不厭其詳論古不嫌其恕倘鑒愚誠取平生所述砦訾朱子之語一切薙芟而直抒己見以共明孔子之道則僕之言雖不當而在吾兄為德盛而禮恭所補豈淺小哉聞太夫人既祔葬僕身拘綴兒章痧後不可以風將使獻歲赴弔先此代唁并呈長人哀辭其遺腹若天幸男也則速以報我臨簡哽咽不盡欲言

與鄂少保論修三禮

三禮自注疏而外羣儒解説無多所難者辨注之誤芟疏之繁抉經記所以云之意以發前儒未發之覆耳故僕始議人刪三經注疏各一篇擇其用功深者各一人主刪一經注疏一人佐之餘人分採各家之説交錯以徧然後衆説無遺美而去取詳略可通貫於全經爾時公即手書以示諸君子而應者甚稀其後王學士分主儀禮甘司馬主戴記更立條例計人數俾各纂數篇僕為言人之意見各殊所學淺深亦異分操割裂則一經

中脈絡且不能流通而况三經之參互相抵者乎去取詳略之大凡且不能畫一而况别擇之精粗刪剟之當否乎衆皆默然僕曾以告公未見宣布退而思曰豈謂吾不宜越畔而耘哉用是不敢固爭令更以儀禮相屬雖已成之例難以改更而後此規模豈可更不早定夫周官注疏及訂義删翼諸本皆僕所點定也其未定者獨永樂大典中所録取耳分纂二三君子皆用功多年私心竊謂庶幾乎可畫一矣及各成數冊比類而參校

之雖大體不失而去取詳略意見多殊分剟屬聯措注亦異僕與鍾君晼反覆討論以求其貫通所費日力幾與特著一書等觀此則儀禮戴記注疏及各家之說樊然殽亂而宿無定本者其端緒之難理殆有甚於斯矣李侍講南還既以潘進士嗣事則未竟之書宜以相付但僕見士友間留心於是經者甚少望公面詢潘君暨姚徵士擇定一人俾速就功役俟稿本既就僕當手訂一篇並作按語就中擇能者一二人依式討論俾彼此

不相抵若周官卒業衰病之身尚留人世自當與諸君子早夜孜孜不敢畏難而志怠也

與鄂少保論喪服注疏之誤

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自漢不能用至唐而亡孔賈作疏惟宗鄭注後儒遵守於喪禮之大經承誤而不知其非者約有數端猶幸其綱領尚存於春官司服而散見諸官者一一可徵參以儀禮戴記其謬悠可得而正也一則以儀禮喪服齊衰三月章曰庶人為國君遂謂圻

外之民為天子無服不知曰國君者以明大夫君則其臣有服而民無服耳溥天之下皆天子之民也諸侯為天子牧民則民為之服而况天子乎康成既誤謂無服故注檀弓篇遂云三月天下服專指侯國大夫服繐衰而言獨不思文承國中男女服之後則謂天下之民明矣使服者惟侯國之大夫則宜特文以見之而漫曰天下服使習其讀者第知天下之民皆服而不知服者惟侯國之大夫記禮者不宜若是之憒憒也喪期之變自

漢文帝始詔曰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毋禁娶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則漢文帝以前天下之民皆齊衰三月不得嫁娶祠祀飲酒食肉無疑矣一則謂公卿大夫士之妻為王齊衰期於后無服侯國之命婦於夫人亦然蓋因喪服無明文黄氏榦臣為君服圖亦未叙列耳然司服職曰為天王斬衰為后齊衰而昏義申之曰服父之義也服母之義也公卿大夫士視后猶母為后服母之服而其妻則無服可乎古者嫂叔無服而於娣姒則

以同室而生小功之親外命婦為王服而於后轉無服
可乎周官凡稱大喪皆謂王后也内宰凡喪事佐后治
外内命婦正其服位肆師大喪令外内命婦序哭春官
世婦大喪比外内命婦之朝暮哭者内司服於九嬪世
婦外别共凡命婦之喪衰正謂公卿大夫之妻耳可以
後儒無稽之言而廢周公之典法哉儀禮不杖期章曰
為夫之君蓋以婦人為君且有服則后夫人不待言耳
禮經中文略而義該者如此類甚多則外命婦於后夫

人並不杖期無疑也一則據儀禮繐衰七月謂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故有服而士無服不知繐衰在大功之下小功之上大夫服此則士正服小功無疑矣即如此職於大夫曰其喪服加以大功小功於士曰亦如之遂據此謂士無緦服可乎若以接見天子為義則諸侯之大夫固有未達於王朝者有雖聘頫而不得接見天子者小行人職大客則儐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是也諸侯之士有從君而達於王朝且任之以事者

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牢𥜿胥職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是也且使從君朝覲適遭大喪卿大夫皆緦衰庶人縞素而士獨服吉可乎程朱治經多盡屏漢儒之説者以折衷義理而決不可通故也羣儒曲護舊説亦約有數端一則謂庶人為國君齊衰又為天子齊衰則為二統而例以為人後者為其本生父母不知為人後者服雖有降而無絶也若圻外之民無服則竟絶之於天子矣況民為國君非

為人後之比太宰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則雖諸侯不過為天子繫屬此民與師長主友之屬等耳故侯國有災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必待大司徒之令大宗伯以荒禮哀凶札以弔禮哀禍烖以襘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小行人所至之國札喪則令賻補凶荒則令賙委師役則令槁襘皆所以救民之死病也天子保民如子而民戴之如父母一旦天崩地坼而不為數月之服不惟義不可以茍止而情亦不

能苟安如以二統為嫌則男子為父斬衰又為君斬衰婦人為夫三年而夫在又為長子三年亦為二統矣毋乃害義傷教而不即於人心乎一則謂婦人之從服必降於夫夫為后齊衰期妻不宜同獨不思父在為母期而婦為姑亦期婦為舅姑同服期而不問子之斬與齊則外命婦為王后君夫人同服期而不問夫之斬與齊王后之喪外命婦之喪哀哭位備見於諸官而可以臆說亂之乎一則謂諸侯之大夫既降為緦衰不宜庶人

轉承以齊衰不知服之輕重義各有當大夫之降為緦衰以不得上比於王臣耳若民則天子之民義無所嫌故期以三月而齊衰不降猶旁服有大功小功而世適之於高曾並齊衰三月也禮以義起而緣人情學者反求其本則於一曲之說昭然若發矇矣

凡作事一節簡錯象胥職宜為小行人職文自記

與來學圃

吾友舉用方自代朋友之交君臣之義並見於斯可以

風世砥俗但大臣為國求賢尤貴得之山林草野疎遠
畢冗中以其登進之道甚難而真賢往往伏匿於此也
若惟求之於平生久故聲績夙著之人則其塗隘矣萬

一

聖主命以旁招俊乂列於庶位將何以應哉抑又聞當
官守道固貴於堅而察言服善尤貴於勇前世正直君
子自謂無私固執已見或偏聽小人先入之言雖有灼
見事理以正議相規者反視為浮言而聽之藐藐其後

情見勢屈誤國事犯清議而百口無以自明者多矣必如季路之聞過則喜諸葛亮之諄戒屬吏勤攻己過然後能用天下之耳目以為聰明盡天下之材力以恢功業吾友此時正宜用力於此且與二三同志者交相勗時相警也餘不贅

與呂宗華

仲春使歸一札想已徹僕曩者妄刪崑山徐氏所刻宋元經解嘗為吾兄略言之而未悉也是書卷帙既多非

數十金不可購遠方寒士有終其身不得一寓目者矣有或致之觀之不能偏也有或徧之茫洋而未知所擇也僕幸童稚時先君子口授經文少長先兄為講注疏大全擇其是而辨其疑凡易之體象春秋之義例詩之諷喻尚書周官禮記之訓詁先儒所已云者皆粗能記憶藉是為基故是編之刪雖不敢確然自信然大醇而不收甚駁而妄取者則鮮矣僕始從事於斯以為一家之說未徧則理或有遺而心弗能饜也雖至膚庸甚者

支離謬悠而一語未詳終不敢決棄焉及徧一經然後知三數大儒而外學有條理者不過數家而就此數家之中實能脫去舊說而與聖人之心相接者蓋亦無幾因復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經之本文其所得必有過此者然積疑之義未安之詁發書終卷必一二得焉則又治經者所不可廢也自惟取道之艱思竭不肖之心力以為後學資藉俾得參伍衆說而深探其本源遂過不自量而妄刪焉矻矻於車船奔迫人事叢雜中

蓋二十餘年而後諸經之説粗畢惜方删取時計此生不能更周覽凡可有可無之説多過而存之又宋元諸儒文字繁委頗有數語可盡而散漫至千百言者皆未暇冷汰兩年以來衰病日深大懼此業不卒將抱終古之恨欲於南中招學子數人編而録之次第郵致更加討論排纂成書而量其程期役必浹歲計所訾給歲必百金朋游間近有一二人為倡而苦無繼之者是書之成豈惟蒙者二十餘年日力所耗竭哉實數百年儒先

精神所併注也果能卒業異日遇有力者傳而布之俾承學之士苦于崑山原刻之難致與觀之而難徧者一旦饜足其心而省其功力之十八其為踴躍當何如又況支離謬悠之説始學無主多見謂新奇或棄周行趨邪徑以自投於荊棘賊經侮聖日蔓以延廓而清之以為斯道之閑所關豈淺小哉此僕區區所以重惜其無傳也然是書不難於異日之傳布而難於目前之編録衰疾之身懼且不能待矣吾兄家故貧洗手奉職自無

力以及此然此宇宙間一公事也凡辨書名有心有目者皆與有責焉惟宿留斯言茍遇其人則誠告之或有自遠而相應者與僕與吾兄非世俗之好也餘生之事惟茲為急是以敢切布之

答楊星亭

雜記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小記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庶子有對適以為義者冡子未食而見適子庶子已食而見是也若為喪主及主

子之喪則衆適皆稱庶子小記庶子不繼祖禰庶子不為長子三年是也父宗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祖若父之正體者也父衆子也而主長子之喪則義起於子與孫之傳重者也若以衆子之貴而主焉則輕正體傳重之義而傷衆子未貴者之恩或以奔喪記所云而謂衆子之喪皆父主之則未知所云乃衆子之成人而未室受室而無子者禮以窮而變耳記曰凡喪父在父為主父沒兄弟同居各主其喪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　衆子無子而尊行異爵之甲

賔至非父主之而誰主耶父沒矣無子者之喪非兄弟主之而誰主耶其特制同居為主之禮者蓋慮兄弟衆多或徙家於異國或同國而異居或逺出而不返必待異居之長適來主其喪則事有不舉而時不可待故以權制俾同居者主之所以便人情而達禮事耳如鄭氏所詁鄭注各為其妻子之喪為主也則曰父沒各主其私喪可矣兄弟同居之文不亦贅乎各主其喪之文不亦曖昧而不可別白矣乎孔氏不知以有子無子為別而以同宫異宫

為斷益誤矣衆子而有子雖父在固其子主之矣又何親同長者主之不同親者主之之云耶如無子也雖異宫非父為之主而誰屬耶幼季衆子也而有子父不宜主其喪望以此正告之訃辭與式則詢諸其鄉之長老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大體既正則細者姑從其國故可也

答程夔州

散體文惟記難撰結論辨書疏有所言之事誌傳表狀

則行誼顯然惟記無質幹可立徒具工築興作之程期殿觀樓臺之位置雷同鋪序使覽者厭倦甚無謂也故昌黎作記多緣情事為波瀾永叔介甫則別求義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記山水刻雕衆形能移人之情至監察使四門助教武功縣丞廳壁諸記則皆世俗人語言意思援古證今指事措語每題皆有現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於唐多稱韓李而不及柳氏也凡為學佛者傳記用佛氏語則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

自瑕至明錢謙益則如涕唾之令人穢矣豈惟佛說即宋五子講學口語亦不宜入散體文司馬氏所謂言不雅馴也寄來二作皆不苟所雜芟數語乃時人所謂大好者他日當面析之此雖小術失其傳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兒章粗知其體要不幸中道殂賢其勗哉

答程起生

足下以周易要論相質數年矣而未敢為序非故難之也余成童為科舉之學即治周易自漢唐至元明言理

言象數之書未有不經於目者就其近正者不過據聖人所繫之辭隨文解意而謂其理如是其取象如是至所以取是象繫是辭確乎能見其根源者百不一二得焉故學之幾二十年於前儒所已言一一皆能記憶而反之於心則概乎未有所明乃舍是而治春秋周官以春秋比事屬辭五官各有倫序可依類以求而互相證也其後與安溪李文貞公論易至乾坤之二爻歸妹之初九六五始灼見聖人繫辭取象之本義確乎其不可

易見周易觀彖而余於朱子所疑於渙之六四亦若微有得焉卦自否來下三陰為小人之朋六上居四而成渙則小人之羣散矣當否之時國疵民病緼積如邱山一旦小人之羣散則凡此者皆渙然冰釋其功效非尋常思議所及也故諸爻惟此為大吉正象傳所謂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也故四為渙主爻乃知卦爻之辭皆有確乎不可易者特後儒之心智弗能貫徹焉耳足下嘗言學易者果明於陰陽剛柔德位之當否而協諸本卦之時義則亦可以得其比例文貞易通論已略見此義而要論中所開闢又多通論所未及惜乎不得使文貞見之也昔

余以易叩文貞輒有以開余而余不能有開於文貞文貞以春秋周官叩余余亦時有以開文貞而文貞之開余者則少假而足下得與文貞面相質覆之所發必更多惜乎並世以生而不得一遇也若天假余年而於易終有所明當為足下序之

與萬季野先生書

僕性貧愚鈍不篤於時抱章句無用之學偃強塵埃中是以言拙而衆疑身屯而道塞獨足下覩其文章察其

志趣以謂並世中明道覺民之事將有賴焉此古豪傑賢人不敢以自任者昧劣如某力豈足以赴其所志耶某於世士所好聲華棄猶泥滓然辱足下之相推則非惟自幸而又加怵焉蓋有道君子重其人則責之倍嚴使僕學不殖而落行不植而敧足下將有不得於心者此僕所以每誦知己之言而忻與惕并也蓋嘗以古人之道默自忖省其無所待而能自必者獨先明諸心為善不為惡而已至欲體道以得其身非極學問思辨之

功所謂篤行者終無本統僕先世雖世宦達以亂離焚剽去其鄉縣轉徙六棠荒谷之間生而飢寒雜牧豎朝夕蘇茅汲井以治饔飧未能專一幼學優游浸潤於先王之遺經及少長則已操筆墨奔走四方以謀衣食或與童蒙鉤章畫句嗷譊嚘嚶或應事與俗下人語言終日昏昏憊憊精苦神其得掃除塵事發書翻覆者日不及一二時古之謀道者雖所得於天至厚然其為學必專且勤久而後成故子曰發憤忘食其學易也曰假我數

年令僕智識下古人千百而用功乃不得十一如乘敝車罷牛道長塗曲蹊絶險又值樛枝盤根絓其轂而闗其軸不亦難乎以此知士有志於古人之道不獨既成而行有命其成與否亦天所命也然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其有得於身與有得於後則吾不敢知南歸後踪跡具與崑繩書幸索觀時賜音耗以當講問吾之望也

答禮館諸君子

殷同饗燕之説二三君子重以為疑旁引互証懼來者之瑕疵誠意感人而終有未帖於愚心者蓋辨其所從生而推之以至於所終極則前儒所云胥無當於事理之實也夫殷同所施者何政哉即巡守殷國削黜流討加地進律之政耳六典既施每歲正月又和而布之於邦國舍巡守别無特施於天下之政唐虞五載一巡守至周而易以十有二年六服再朝更不親巡以考其所述之職則時過人亡有無所施其黜陟誅賞而遺憾於民心者矣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

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是雖以十有二年為期而是年不行次年可更卜也既可改卜無爲徧徵天下之諸侯如謂六服殷同可又遲十有二年而後巡守則更無是理其或王既篤老若嗣王冲幼又或大親衰疾不可久離必酌徵州伯卒正連帥之忠誠可倚威德夙彰者州各數人以諮謀而發命焉如舜攝位而咨十有二牧武王克商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其事蓋曠世一見而禮必絶殊若一歲而徧徵六服之諸侯一時而盡空一方之君長則決知其無是

也由是言之殷同於方嶽而施其政乃巡守之常經其間舉於王都則循用祀方明將幣禮賔發命於壇宫之禮節耳若饗必於廟燕必於寢則朝覲宗遇之禮宜然而於會同勢不能行姑就時會言之方各數州州分五等所徵各四三人而廟堂已不能容矣又況殷同徧徵九州之侯伯乎且饗於廟中獻酬各有數以次相及日不過四三人蓋浹旬而莫之能徧焉凡禮賔客在野在外則殺禮司儀之職為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

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則所謂禮者祼酢饗燕無不該也昭昭然矣大行人職上公將幣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則王禮備已衆禮明矣注於此經禮亦如之獨舉祼酢不知何據後儒疑將幣祼酢在壇饗燕仍反國中而於廟於寢其蔽實由於此祼可壇則饗亦可壇祼各於其等可同時而卒事則饗各於其等亦可終日而卒事野外殺禮玆其尤著者也饗則各於其壇之等燕則并升於壇之堂胡為其不可與二三君子堅持舊說不過謂饗燕乃宮室中事不宜行於野外耳夫祼酢之禮

重於饗燕而或可或不可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抑謂饗燕則有牲俎而異於祼酢乎然牲俎可於壇蔿方明而獨不可以獻賔客又不識其所以異者何也况掌舍之職專主會同其設壇壝之等以待將幣祼酢則設帷宫以待饗燕明矣幕人之共帷幕掌次之張大次小次皆曰會同又其明徵也帷四周以為宫幕其上以為蔽張大次使羣聚以待事張小次使各就以暫休將幣及祼酢將無所用之見於春秋傳者襄王饗晉侯於衡雍猶可云既作王宫宋公享晉侯於楚邱晉侯宴魯侯

於河上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不於壇壝帷宮安所得廟
寢哉至於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則有為而云然也
周公舊典本無諸侯私為會盟而饗燕於國外之禮故
假是以沮齊侯耳天子巡守殷國首舉柴望征伐所至
則有類造上帝封於大神祭兵於山川之禮禮樂之器
或具於方嶽之明堂或載於主車之前後必然而無疑
者也淮水之詩鼓鐘瑟琴笙磬俱備宋公道享晉侯而
舞桑林況天子之巡守軍旅會同乎蒙者所見如此而

未敢備載於承修之書以二三君子尚不能無疑安望衆人之咸喻哉禮經殘缺久矣申之會子産向戌獻合諸侯之禮六而楚人無一見焉則會同之禮與朝覲絶殊者多矣河間獻王所得邦國禮五十六篇盡亡而諸君子専據侯國僅存之聘燕漢儒臆決之説傳記雜出之言而曰若者必禮之所無壇宮不可饗燕禮器不出門野外不合樂之類是也若者必禮之所有十有二年王不巡守則徧召六服之諸侯受幣祼酢於郊壇仍反國中而饗於廟燕於寢是也不亦汰乎願諸君子一以事理之實求之而

毋枉於舊說也

與程若韓

來示欲於誌有所增此未達於文之義法也昔王介甫誌錢思公母以思公登甲科為不足道况瑣瑣者乎此文乃用歐公法若㕘以退之介甫法尚可損三之一假而周秦人為之則存者十二三耳此中出入離合足下當能辨之足下喜誦歐公文試思所熟者王恭武杜祁公諸誌乎抑黄夢升張子野諸誌乎然則在文言文雖

功德之崇不若情辭之動人心目也而况職事族姻之纖悉乎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錫麤礦去然後黑濁之氣竭而光潤生史記漢書長篇乃事之體本大非按節而分寸之不遺也前文曾更削減所謂粲用介甫法者以通體近北宋人不能更進於古今并附覽幸以解其蔽必欲增之則置此而别求能者可也

論

周公論

劉子古塘問於余曰周公不以東征屬二公而親加刃於管叔何也余曰是乃所以為周公也明知管叔之當誅而假手於二公是飾於外以避其名也觀後世亂臣賊子必假手於他人或賣而誅之以塞衆口則周公之純乎天理可見矣蓋天理不可以為偽且以貽萬世之人紀使知大義滅親雖弟可加刃於其兄石碏殺其子厚蓋援周公之義以自決者也又以明居位而不能討亂則與之同罪孔子作春秋於隱之大夫而臣於桓桓之大夫而死於莊閔

之世者皆不書其卒以示皆有可誅之罪也董史書趙盾弑其君蓋用周公之典法然觀鴟鴞之詩早已歎育子之閔斯則終公之身長隱痛乎文考文母之恩勤而愁然無以自解蓋討賊之義春秋於倡亂而未成者皆以討賊之辭書良霄欒盈是也與哀兄之仁固並行而不相悖也古塘復問曰以周公之聖暴師三年而僅乃克奄何也曰此時也勢也武王徵九牧之君登豳阜以望商邑已憂未定天保而夜不能寐及三叔流言武庚誕紀其序凡羞行暴德逸德之人皆乘時而思

逞雖有善類亦追念殷先王之舊德而不能忘當是時
非大動以威不能革也故滅國至於五十之多非誠服
其心不能久而安也故破斧缺斨之後袞衣繡裳駐大
師於徐兖之間俾東夏無揺心然後徐察其鄉順者而
教告之取其不迪者而戰要囚之周防如兕虎撫育如
嬰兒至班師之日東人以公歸不復為悲則奄雖屈强
無與同惡矣故討其君而罰不及民分其族姓以隸兄
弟之邦遷其尤桀驁者於新邑而身拊循焉所以久安

而無後患也匪特此也形勝者守國之末務而聖人亦不廢當武王克商之初即定周居於洛邑周名卒營之以為蒐狩會同之地良以雍州雖固而遠於東夏難以臨制諸侯故宅土中陳杞許蔡國其南虞虢韓魏晉燕國其北齊魯國其東宋衛夾河而居非王室之周親即三恪太嶽之裔胄開國之股肱蓋懲於鬼方之叛殷萊夷之爭齊而早為盤石苞桑之固也故周之衰卒賴四方諸侯艱難守禦以延共主之虛名者垂六百年蓋時

勢不可以私智矯形勝不必以武功爭惟聖人能以道揆而不失其時義以安宗社以奠生民則仍天理所運用也古塘曰旨哉由前之說則知聖人一循乎天理而無不可處之事變由後之說則知聖人深察乎世變而所以御之者仍不越於道揆前世之尚論者未嘗及此後之君子宜有聞焉退而正於吾兄百川亦曰然乃敘而錄之

漢高帝論

二帝三王之治蕩盡滅而無遺雖秦首惡亦漢髙帝之過也方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若熬若焦同心以苦秦法則教易行政易革也而髙帝乃一仍秦故漢氏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不特君狎其政民亦安其俗矣而後此復何望哉古聖人之有天下也若承重負行畏途而懼於不勝至於秦則用天下以恣睢而專務自憮於上秦皇帝縱觀髙帝曰大丈夫當如此矣及叔孫通定朝

儀乃曰吾今而知皇帝之貴則其所見去秦皇帝葢一間耳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以修其身是乃二帝三王之學孔氏之徒由詩書所稱推尋而得之者也總而計之惟有虞氏以元德升聞而登天位其餘非天子之子則繼世之侯伯生有聖德童而預教而學之為君師者且數十年故其所以治天下國家者能一循乎天理之自然而無所矯拂也後世開創之君大抵奮迹於干戈擾攘之中任威權騁

謀詐以得其志雖有聖賢者出驟而語之以二帝三王之道亦安能一旦盡棄其所知所能而由其所不習哉自漢高以後比次諸君其性資可與復古者惟光武為近而下無名世諸葛亮之才幾矣乃崎嶇於亂亡之餘使亮與光武並世而相遭庶乎其猶有望也與

漢文帝論

三王以降論君德者必首漢文非其治功有不可及也自晉魏及五季雖亂臣盜賊闇奸天位皆泰然自任而

不疑故用天下以恣睢而無所畏忌文帝則幽隱之中常若不足以當此而懼於不終此即大禹一夫勝予成湯慄慄危懼之心也世徒見其奉身之儉接下之恭臨民之簡以為黄老之學則然不知正自視缺然之心之所發耳然文帝用此治術亦安於淺近苟可以為而止其聞張季之論猶曰卑之毋高蓋謂興先王之道以明民非己所能任也孔子曰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書曰周公師保萬民若文帝者能保之而

不能師也夫是乃雜於黄老之病矣夫

蜀漢後主論

昔成湯之世伐夏救民皆伊尹主之而湯若無所事也周武王之世勘亂致治皆周公主之而武王若無所事也葢大有為之君茍得其人常以國事推之而已不與故無牽制之患而功可成大有為之臣必度其君之能是而後以身任焉故無拂志之行而言可復亡國之君若劉後主者其為世詬厲也久矣而有合於聖人之道

一馬則任賢勿貳是也其奉先主之遺命也一以國事推之孔明而已不與世猶曰以師保受寄託威望信於國人故不敢貳也然孔明既歿而奉其遺言以任蔣琬董允者一如受命於先主及琬與允歿然後以軍事屬姜維而維亦孔明所識任也夫孔明之歿其年乃五十有四耳使天假之年而得乘司馬氏君臣之瑕釁雖北定中原可也即琬與允不相繼以歿亦長保蜀漢可也然則蜀之亡會漢祚之當終耳豈後主有必亡之道哉

抑觀先主之敗于吳也孔明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是孔明之志有不能行于先主也而於後主則無不可行嗚呼使置後主之他行而獨舉其任孔明者以衡君德則太甲成王當之有愧色矣

此河間王君振聲之説也君子表徵觀管子將死之言桓公猶背焉則信乎後主爲不可及也自記

灌嬰論

漢之再世諸吕作難定天下安劉氏者嬰也而議者推

功於平勃誤矣平為丞相聽邪謀以南北軍屬産禄使勃有將之名而無其實久矣一旦變起倉卒而勃不得入於軍則平已智盡而能索矣鄉使紿説不行矯節而謀洩平勃有相牽而就縛耳如産禄何前古用此以敗國殄身者衆矣平勃之事幸而集則嬰為之權藉也吕氏雖三王懸國千里外無一夫之援而諸侯合從西鄉空國兵以授嬰當是時吕氏所恃者嬰耳而嬰頓兵滎陽與諸侯連和以待其變是猶孤豚局於圈檻而虎扼

其外也呂氏心孤故酈寄之謀得入而公卿吏士曉然
知產祿之將傾同心於踣之故矯節閉殿莫敢齟齬以
生得失譬之於射勃矢而嬰弦機也鄉使呂祿自出以
當齊楚而產兼將南北軍以自定或不足以倡亂賊諸
大臣有餘力矣呂氏本謀欲待嬰與齊合兵而後發故
雖聽酈寄之言尚猶豫未有所決也及賈壽自齊來知
嬰謀然後以印屬典客蓋自知無以待嬰而欲改圖以
緩死故得因其瑕釁而乘之由是觀之定天下安劉氏

者嬰也審矣其推功於平勃誤也抑吾有慼焉三代以下漢治爲近古其大臣謀國若家人然嬰之功雖掩於平勃受封猶次之至平陽侯窋屢發產謀以闗平勃折其機牙功不在嬰下及事平以不與誅諸吕奪官而無一言以自列嗚呼何其厚與韓富賢人也其相宋也以不共撤簾之謀生怨豈人心之變隨世以降而終不可返於古耶抑上所以導之者異耶此有國家者所宜長慮也

宋武帝論

裕之鋭於取秦而拙於禦夏也世多議之而獨未察其隱情也以王鎮惡之才兼秦人之思猛使重其權一以關中委之必能拒夏裕之智非不及此也而計不出此者蓋自漢魏之衰乘危竊國者皆强臣非鄰敵也王敦桓温以後方鎮稱兵者接踵故計以秦資鎮惡不若棄之於夏為安耳裕之將終幸檀道濟無遠志非若兄韶難遇而慮謝晦之有異同况鎮惡哉故並留諸將使互

相牵制謂能同心以禦敵而使義真安受之固所願也即自相翦除如鄧艾鍾會之已事亦吾利也嗚呼裕之志憯矣曹氏司馬氏之簒也無敢加刃於故君者而裕忍為萬世之首惡原其心亦謂丕炎之簒也其基厚年盛强民無異望已則起匹夫垂暮而得之故不能無後嗣之憂耳然裕之子孫轉而相屠過於讐敵齊氏秉之無少長殲焉自古亡國之子孫未有如裕之無遺類者也夫夏殷之亡也失其位喪其軀者不過末孫之桀紂

而已其位上公修禮樂而承世祀者如故也至於周則降為小侯而封延於魏晉嗚呼人心之陷溺久矣三王奉天之道有天下而不與者雖語之而不能信也即欲為子孫計智詐漸毒亦豈可以意逞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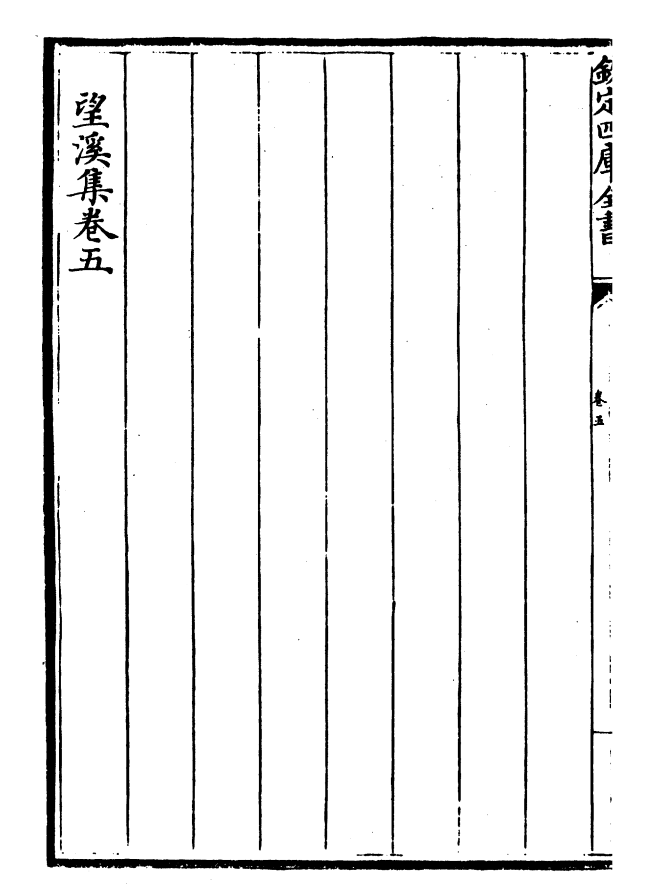
于忠肅論

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易之道正或有過而中則無之中非權不得而遭事之變則尤難明景泰中于忠肅公不爭易儲為之解者曰公陰爭之而不敢暴也或曰

景泰有定國之功有天下者宜其子孫是皆未得公之心也宋太宗挾傅子之私而光美德昭不得良死季桓子有疾命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曰夫子有遺言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大夫而立之康子請退公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方景泰帝決志易儲爭者雖盈廷不足忌而公則其身之所由以立也勲在社稷中外之人心繫焉公有言則心

孤而慮變矣帝之度量未必遠過宋太宗而威權則十百於康子是乃公之所心悸也南城髙樹之伐殆哉岌岌乎而敢輕試哉魯昭公之出也叔孫婼自祈死而不誅其司馬鬷戾先儒病焉不知婼之心亦猶是也春秋時强家脅權而相滅者無國無之季氏之惡稔矣其不動於惡以國制於已而昭公在外為不足忌耳若婼誅鬷戾則季氏之慮變矣非獨叔孫氏之憂吾恐圉人犖卜齮之賊復興而公衍公為不得復安於魯也為叔孫

計必力能誅季氏定昭公而後可加刃於醆戾故不得已而以死自明此叔孫之明於權也吾因正常而得于公之義又因于公而得叔孫婼之心故並論之使遭變而處中者有以權焉



望溪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望溪集卷六七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丁瑞麟

望溪集卷六

翰林院侍講銜方苞撰

序

禮記析疑序

自明以來傳註列於學官者於禮則陳氏集說學者弗心饜也壬辰癸巳間余在獄中惟此本因悉心焉始視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義則多未審者因就所疑而

辨析焉葢禮經之散巳久矣羣儒各記所聞記者非一時之人所記非一代之制必欲會其說於一其道無由第於所指之事所措之言無失焉斯巳矣然其事多略舉一端而始末不具無可稽尋其言或本不當義或簡脫而字遺解者於千百載後意測而懸衡焉其焉能以無失乎注疏之學莫善于三禮其參伍倫類彼此互證用心與力可謂艱矣宋元諸儒因其說而紬繹焉其於辭義之顯然者亦既無可疑矣而隱深者則多未及焉

用此知古書之蘊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學所能盡也然惟前之人既闢其徑涂而言有端緒然後繼事者得由其間而入焉乃或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艱過矣余之為是學也義得於記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陳說而審詳焉者十三四是固陳氏之有以發余也既出獄校以衛正叔集解去其同於舊說者而他書則未暇徧檢蓋治經者求其義之明而已豈必說之自己出哉後之學者有欲匯衆說而整齊之則次以時代而

録其先出者可矣

周官析疑序

周官一書豈獨運量萬物本末兼貫非聖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辭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詩書無與之並者矣葢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葉而是書指事命物未嘗有一辭之溢焉常以一字二字盡事物之理而達其所難顯非學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義理必載於文字惟春秋周官則文字所不載而義理寓焉葢二書乃

聖人一心所營度故其條理精密如此也嘗考諸職所列有彼此互見而偏載其一端者有一事而每職必詳者有畧舉而不更及者有舉其大以該細者有即其細以見大者有事同辭同而倒其文者始視之若棼然淆亂而空曲交會之中義理寓焉聖人豈有意為如此之文哉是猶化工生物其巧曲至而不知其所以然皆元氣之所旁暢也觀其言之無微不盡而曲得所謂如此况夫運量萬物而一以貫之者乎余初為是學所見皆

可疑者及其久也義理之得恒出於所疑因録示生徒使知世之以周官為偽者豈獨於道無聞哉即言亦未之能辨焉耳

周官集注序

朱子既稱周官徧布周密乃周公運用天理熟爛之書又謂頗有不見其端緒者學者疑焉是殆非一時之言也葢公之兼三王以施四事者具在是書其於人事之始終百物之聚散思之至精而不疑於所行然後以禮

樂兵刑食貨之政散布六官而聯為一體其筆之於書也或一事而諸職各載其一節以互相備或舉下以該上或因彼以見此其設官分職之精意半寓於空曲交會之中而為文字所不載迫而求之誠有茫然不見其端緒者及久而相說以解然後知其首尾皆備而脉絡自相灌輸故歎其徧布而周密也余嘗析其疑義以示生徒猶苦舊說難自別擇乃並纂録合為一編大指在發其端緒使學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纖悉推說之衍蔓

者槩無取焉葢是經之作非若後世雜記制度之書也其經緯萬端以盡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繼日窮思而後得之者學者必探其根原知制可更而道不可異有或異此必蔽虧於天理而人事將有所窮然後能神而明之隨在可濟於實用其然則是編所為發其端緒者特治經者所假道而又豈病其過畧也哉

春秋通論序

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先儒之說就其一節非不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也而比以異事而同形者則不可通者十八九矣惟程子心知其意故曰春秋不可每事必求異義但一字異則義必異焉然經之異文有裁自聖心而特立者如魯夫人入各異書之類是也有沿舊史而不能革者稱人稱爵稱字稱名或氏或不氏之類是也其間毫芒之辨乍言之若無可稽尋及通前後而考其義類則表裏具見固無可疑者抑嘗考詩書之文作者非一而篇自為首尾雖有不通無害乎其可通者

若春秋則孔子所自作而義貫於全經譬諸人身引其毛髮則心必覺焉茍其説有一節之未安則知全經之義俱未貫也又凡諸經之義可依文以求而春秋之義則隱寓於文之所不載或筆或削或詳或畧或同或異參互相抵而義出於其間所以考世變之流極測聖心之裁制具在于此非通全經而論之末由得其間也余竊不自忖謹師戴記與程子之意别其類為三十有六而通論其大體凡九十章又通例七章使學者知所從

入至盡其義類與聖心同揆而無一節之不安則願後之君子繼事焉耳

春秋直解序

自程朱二子不敢以春秋自任而是經為絶學矣夫他書猶孔子所刪述而是經則手定也今以常人自為一書其指意端緒必有可尋況聖人之不得已而有言者乎葢屈摺經義以附傳事者諸儒之蔽也執舊史之文為春秋之法者傳者之蔽也聖人作經豈預知後之必

有傳哉使去傳而經之義遂不可求則作經之志荒矣舊史所載事之煩細及立文不當者孔子削而正之可也其月日爵次名氏或畧或詳或同或異策書既定雖欲更之其道無由而乃用此為褒貶乎於是脫去傳者諸儒之說必義具於經文始用焉而可通者十四五矣然後以義理為權衡辯其孰為舊史之文孰為孔子所筆削而可通者十六七矣余之始為是學也求之傳注而樊然淆亂按之經文而參互相抵葢心殫力屈幾廢

者屢焉及其久也然後知經文參互及衆說殽亂而不安者筆削之精義每出於其間所得積多因取傳注之當者并已所見合為一書以俟後之君子其功與罪則非蒙者所能自定也

刪定荀子管子序

自周以前上明其道而下守之以為學舍故府之禮籍史臣之記載太師所陳之風謠無家自為書者周衰道散然後諸子各以其學鳴惟荀氏之書略述先王之禮

教管氏之書掇拾近古之政法雖不徧不該以視諸子之背而馳者則有間矣而其義之駁辭之蔓學者病焉切而究之荀氏之疵累乃其書所自具而管氏則衆法家所附綴而成且雜以道家之説齊東野人之語此則就其辭氣可識別者也余少時嘗妄爲删定茲復審詳凡辭之繁而蹇詭而俚者悉去之而義之大駁者則存而不削蓋使學者知二子之智乃以此自瑕而爲知道者所深擯亦所以正其趨向也管氏之書其本眞蓋無

幾以其學既離道而趨于術則凡近似而有所開闢者皆得以類相從而無暇深辨焉耳

重訂禮記纂言序

元儒臨川吳氏三禮之學惟戴記纂言為當高安朱公可亭重訂焉辨析開闡自為之說者其多與吳氏等而精密則過之其書行世久矣而必欲余為之序葢公抱疾數年惟經學為孜孜時與余商論而見謂微有知也余嘗怪詩書所傳出于唐虞三代之卿相者十八九而

漢唐以後以經學相承者皆憔悴專家之儒卿相則無一有焉其能者不過於詩賦辭章得其崖略而已葢古之人必德之盛學之優然後任此位後世或以勲勞或以地勢又其次則科舉之士累日積久以致之則其心不能專而日有不暇給固其宜也惟

本朝安溪李文貞公周易通論尚書洪範傳所見有進於前儒者而近復見公此書及儀禮節略葢二公於諸經皆沈潛反覆務究其所以云之意而二書尤平生精

力所專注宜其可以逾遠而存也李公早歲登甲科五
十以後始開府於畿南其在中朝皆文學侍從之官其
於講學治經固宜寬然有餘而公自翰林出為縣令徧
歷煩劇以晉大府使衆人當之宜無晷刻之暇而能深
探乎禮意若此葢公自承親事君以及治家交友皆應
乎禮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故所得不可以恒情測也
抑吾因此有感焉自
聖祖仁皇帝篤好周易尚書竟世講誦不輟

聖上繼序
郊廟禮器冠服差等多依古禮經
制詔所頒常引周官之法度而二公各應期而以經學
鳴記有之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以生甫及申推本以
為文武之德故余因序是書而并發斯義俾後公而生
者益慷乎有志于諸經未發之覆也

孫徵君年譜序

容城孫徵君既歿三十有七年其曾孫用楨以舊所編

年譜屬余刪定旣卒事而為之序曰自古豪傑才人以至義俠忠烈之士不得其死者衆矣而傳經守道之儒無是也極其患至于擯斥流放昏虀而止耳其或會天道人事之窮而至於授命則必時義宜然而與俠烈者異焉世皆謂儒者察於安危謹於去就故藏身也固近矣而未盡也葢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三才萬物之理全而賦之乃昏焉不知其所以生而自殽於物者天下皆是也記曰人者天地之心惟聖賢足以當之降此則

謹守而不失惟儒者殆庶幾耳彼自有生以至于死屋漏之中終食之頃懔懔然惟恐失其所受之理而無以為人其操心之危用力之艱較之奮死於卒然者有十百矣此天地所寄以為心而藉之紀綱乎人道者也豈忍自戕賊哉孔子於道常歉然若不足而死生之際則援天以自信葢示學者以行身之方而使知其極也先生生明季知天下將亡而不可強以仕此固其所以為明且哲也然楊左諸賢之難若火燎原而出身以當其

鋒及涉亂離屢聚義勇以保鄉里既老屏跡耕桑猶以

宵人幾構禍殃迹其生平阽於危死者數矣在先生自

計固將坦然受命而不疑而卒之身名泰然藎若有陰

相者今譜厥始終其行事或近於俠烈而治身與心則

粹乎一準於先儒學者考其立身之本末而因以究觀

天人之際可以知命而不惑矣

學案序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

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為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也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葢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説而從之葢苦其内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疎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凡世所稱奇節偉行非常之功皆可勉强奮發一旦而成之若夫自事其心自有生之日以至於死無一息不依乎天理而無或少便其私非聖者不能也而程朱必以是為宗由是

耳目百體一式於儀則而無須臾之縱焉豈好為苟難哉不如此終不足以踐吾之形而復其性也自功利辭章之習成學者之身心蕩然而無所守也久矣而驟欲從事於此則其心轉若鶩庬而不安其耳目百體轉若崎嶇而無措而或掐之曰由吾之說塗之人可一旦而有悟焉任其所為而與道大適惡用是戔戔者哉則其決而趨之也不待頃矣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于猖狂而無忌憚此

朱子與象山辯難時即深用爲憂而預料其末流之至于斯極也金沙王無量輯學案以白鹿洞規爲宗而溯源于洙泗下逮饒仲元真西山所定之條目以及高顧東林之會約葢無量生明之季世王氏之颷流方盛故發憤而爲此也此所謂信道篤而自待厚者與惜乎其學不顯於時無或能從之而果有立也今其孫澍將表而出之學者果由是而之焉則知吾之心必依于理而後實耳目百體必式于儀則而後安而馴而致之亦非

強人以所難既志于學胡復樂其疎且簡以為自欺之術哉

畿輔名宦志序

名不可以虛作况守官治民其尊顯者大節必有徵於朝野其卑散者遺愛必有被于閭閻宜乎公論彰明而不可以為僞矣然取諸舊史者得其實為易而取諸郡州縣志者得其實為難葢非名實顯見末由登於國史而史作于異代其心平故其事信若郡州縣志則並世

有司之所為耳其識之明未必能辨是非之正而恩怨勢利請託又雜出于其間則虛構疑似之迹增飾無徵之言以欺人於冥昧者不少矣髙邑趙忠毅公有明一代可計數之君子也同時官於畿輔風節治行見於公文而確乎有據者凡二十餘人而郡縣舊志無一及焉觀其所不載則載者可盡信乎欲削其所疑則非小善必録之義且無以辨其非真欲别求其可信則不與公同時及同時而未見于公文者又絶無可考以是推之

欲賢者之不遺而無實者不得冐濫豈易言哉雖然愚而不可欺者民也官必有跡每見一州一邑三數百年中吏之仁暴汚潔智愚士大夫皆能口道焉又其近者山農野老能指名焉中人之冐濫或久而莫辨若顯悖於所聞衆必譁然而摘其實此傳所稱有所有名而不如其無者也故余志名宦自元以前一以舊史爲斷自明以後姑仍郡州縣志而見於忠毅之集者轉不以著於是編葢一人之文一郡一時之事特千百之十一耳

載之則所漏實多故具列其所以然俾他日有司之為志者知怵然為戒詳酌於民言而達於史官又以見忠直循良之實必博求之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者毋專據有司之方志而仕宦者之子孫慎毋虛美其先人而轉以自播揚也

教忠祠規序

宗法祭禮之廢久矣唐宋諸儒所討論當其身不能盡行而欲世為天下法得乎禮雖先王未嘗有可以義起

者以恊諸人心而衆以為安也古者建國始得立五廟北宋以前猶有四廟三廟二廟之制自程子謂人本乎祖服制以髙曽相屬則時祀宜及髙曽冬至宜祀始祖逺祖自是以後學士大夫及庶民皆遵用而功令亦不復為之程以人情所安不可强抑耳而朱子於始祖逺祖則不敢祭非獨疑於僭也葢内反於身覺哀敬思慕之誠逹於髙曽已覺分之難滿又進而推之逺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為虚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

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此物此志也葢程子以巳之心量人覺高曾始祖之祭闕一而情不能安朱子則以禮之實自繩覺始祖遠祖之祭備舉而識不能貫義各有當並行而不相悖也苞性頑薄少壯遠游祭多不與難後涉公事朝夕促促有祭而無齋撫躬自思惟父母兄弟忌日必爲愴然耳春秋秩祀布几筵奉薦而進雖吾父吾母亦未嘗如見乎位如聞乎容聲況王父母以

上未逮事者乎用此將祭之先既祭之後以臨尸不怍
及愛其所親之義内訟乃知無怍于祖無怍于高曽之
難為之怵然而因此知朱子之心焉又思若竟廢高曽
之祭則愧怍亦無由而生是又程子使中人以上各致
其情自勉於禮之意也兹酌定祭禮兼立祠規皆以愚
心所安依古禮經而準以衆人所能行吾子孫能恪守
之則於古者立宗收族之義猶有什一之存焉其或愈
於蕩然不為之制也與

吳宥函文稿序

自余客金陵朋齒中以文學著稱於庠序者多不利於科舉而吳君宥函為最歲甲申總其課試古今文為二集而屬余序之余觀自明以來取士之功令施于學校之試者猶寛而直省禮部之試特嚴惟其少寛也故士之聲實雖未得備知而歷試之册籍可稽也其鄉之士大夫可訪也惟其特嚴也故不肖者由茍道以營其私而所號為賢者亦自任一時之見而無由考其信故學

校之試以中智司之而不當者十之一直省禮部之試以明者主之而當者十之五朱子有言恃法以禁私者非良法也可以為私而不私然後民受其利余嘗謂鄉舉里選之制復則衆議不得不出於公而或恐士皆飾情以亂俗嗚呼是不達於先王所以牖民之道也凡物矯之久則性可移而況人性所固有之善乎東漢之興士大夫之厲廉隅而尚奇節者其初豈不出於矯也哉然其究至于毀家亡身而不貳則亦非人情所能僞矣

揉木以為輪雖槁暴而不復挺者矯之久以成性也懸法以驅民於死其勢甚逆然秦人行之數世則其民之冒白刃而捐要領也若性然况乎教化之行其顯者漸民於耳目心志之間而其微者足以贊化育而密移於性命之際董子所謂陶冶而成之者是也而反疑其長偽以亂俗過矣夫教化既行其取之也求以可據之實行而論之以少長相習之人猶未必其皆得焉乃用章句無補之學試于猝然而決以一人無憑之見欲其無

失也能乎哉胥函學老而行醇上之所求於士者宜此等也而數擯於有司故余序其文而有感於教人與取之之得失如此至其文則皆出於課試流傳四方而衆載其言久矣葢不以余文為輕重也

儲禮執文稿序

昔余從先兄百川學為時文訓之曰儒者之學其施於世者求以濟用而文非所尚也時文尤術之淺者而既已為之則其道亦不可苟焉今之人亦知理之有所宗

矣乃雜述先儒之陳言而無所闡也亦知辭之尚於古矣乃規摹古人之形貌而非其真也理正而皆心得辭古而必已出兼是二者昔人所難而今之所當置力也先兄素不為時文以課余時時為之期年而見者盡駭以試於有司無不擯也余曰時文之學非可以濟用也何必求其至而使一世之人不好哉先兄曰非世之人不能好也其端倪初見而習於故者未之察也且一世之中而既有一二人為之則後必有應者而其道不終

晦故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昔朱子之學嘗不用於宋矣及明之興而用者十四五當天地蔽塞萬物洶洶之日以一老師率其徒以講明此理於深山窮谷之中不可謂非無用者矣乃功見於異代而民物賴以開濟者且數百年故君子之學茍既成而不用於其身則其用必更有遠且大者此與時文之顯晦大小不類而理則一也自先兄不幸早世其所講明於事物之理而求以濟用者既未嘗筆之於書獨其時文為二三同好所推遂

浸尋流播于世至于今而海內之學者幾於家有其書矣夫時文者科舉之士所用以牟榮利也而世之登高科致膴仕者出其所業衆或棄擲而不陳而先兄以諸生之文一旦横被於六合沒世而宗者不衰好奇嗜古之士至甘戾於時以由其道夫以學中之淺術而能使人有所興起如此况其可以濟用者而適與時會乎然用此亦可知儒者之學雖小而不可以茍也先兄之文雖為世所宗而得其意者實寡今儲君禮執殆所謂應

之者與窺其所以為文之意而挼其理與辭何與先兄之所言者相似也自先兄之亡余困於貧病非獨其學之大者不能承而時文之説亦鹵莽而未盡其緼焉觀禮執所見之能同未嘗不驚喜而繼之以悲也

熊偕呂遺文序

余客游四方與當世士大夫往還日久始知歐陽公所云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者於世毫無損益而不足為有無洵足悲也故中歲以後常陰求行身不茍而有濟

於實用者雍正元年川陜總督年羮堯入覲所至院司提鎮皆過禮以崇敬一時爭傳山西壽陽令供具一守驛站故常傳呼紛至則獨身前往羮堯亦畢之問其姓名則江西安義熊應璜偕呂也是年始以進士出試用到官即象八卦區境内為九宮各計廣輪擇走集支湊之地設社倉一義學一中央倍之凶荒賦粟不遠其居少長相師以親以睦區中聯伍相保相糾盜賊奇衺之民居無所容竄無所匿期月政行鄉郊無犬吠之警鳴

呼此周官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朱子所謂合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禄宿衛征代師旅田獵而共為一事者此法行則人人安其居宿其業守其分承其事而天下平矣乃君踰年而卒於官余難後先祖及亡兄弟再卜葬再以陰流入壙起厝乾隆七年告歸余生㱖至自江西為余求兆域八年秋又因吾友魏方伯慎齋而得熊秀才又昌叩之則壽陽君之子也因是具悉君之生平其進退取與必以古義自繩久困公車房師某畀數

百金使由捷徑君固辭不受及當官則為前令任宿負以毀其家其家居倡復盧溪堰潤三十餘里垂三十年不困於旱潦噫行身不茍而才濟於實用君其庶幾乎惜乎吾與生同時而不得一見其人罄其胸中所藴蓄也又昌倜儻有父風為余涉三江彭蠡之險往反四千餘里連歲再至而後有成事將歸出君制義請序發而視之其源出於其鄉先生陳章諸公而小變其格調葢君久於塲屋不得不參用歐公所謂順時者而性質之

耿介智識之閎深時躍露於辭氣之外則其積於中者不可掩也然以君之篤志經史古文皆未克成書而所存惟制藝以君高望遠志於周官之治教而不獲成政於一邑之間序其文未嘗不掩卷而三歎也

左華露遺文序

丙午秋吾族叔父諸夫至京師相問勞畢即出一編曰此吾妹夫左君華露遺文也華露為忠毅公之弟侍御曾孫年十二能背誦五經遊庠序有聞未三十而夭吾

妹不食經旬既而以姑老義不得死隱憫至今十餘年纍然麻衣近始為定嗣且刻其遺文謂能使其夫之名字不沒於後者惟子之一言子惡能已於言哉往者邑子何景桓亟死以文屬所親必得余序死乃瞑余既哀而序之又以歎夫為科舉之學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時文之知至於既死而不能忘蓋習尚之漸人若此今華露之文非自欲刻之則無病也而吾族姑念無可以致厚於其夫者而圖名字之不沒於後則與尋常

女婦之所見異美華露之文實清新可喜惜乎天奪其年而不克終其業也諸夫夙精於文律故余爲叙其大畧而論定之詳則轉以相屬云

楊黄在時文序

自明以四書文設科用此發名者凡數十家其文之平奇淺深厚薄強弱多與其人性行規模相類或以浮華炫燿一時而行則汚邪者亦就其文可辨而久之亦必銷委焉蓋言本心之聲而以代聖人賢人之言必其心

志有與之流通者而後能卓然有立也丙午丁未間聞
喜楊黄在守選京師與余交間出其時文能曲暢所欲
言以顯事物之理又能紬繹先儒之學而發其端緒之
未竟者余親為點定凡數十篇觀其文意其人必能自
樹立常欲開之使得展布其後高安朱可亭入為御史
大夫叩以江西良吏則以君為首時君令建昌尋以部
推知廣西賓州未赴任丁外艱及服闋補廣東德慶州
則高安既没余亦罷官君以伉直忤監司巧法相中其

在江西事二守二監司皆苦相擠而大府持之以君為高安所重耳君既削職士民醵金為道齋三日而具送者布路二百里不絶乾隆十二年冬博野尹元孚督學江蘇欲得正直有學行者相助正文體磨礲羣士余謂非君不可元孚通書使者再返以次年五月望後五日至崑山而元孚以七月望日卒於松江使院君適遘瘧寒疾就余於金陵將與余縱覽江介川嵒洞壑而疾久未瘳其子雲松重刻其時文余覆閱之益信文之於人

譬諸草木枝葉必類本也君治法不愧古循吏士民誠服獨所至必見惡於長官元孚思用其文學以勵教思涉月而有變欲少從容山水間而疾困之不可謂非所遇之窮也然余戒為時人作序四十餘年至君之文則不請而有言覽是編者可慨然想見其為人矣

青要集序

青要山在新安東北隅澗樵吕公讀書其中因以名詩集公之子耀曽余同年友也而公尤善余屬序其詩有

年所矣余夙有戒屢固辭焉公將歸謂余曰子之戒苦衆人之擾擾耳吾兩人皆衰老姑序以慰吾心而出之於身後若何公至家三日而歿其孫肅高來告喪在途及遺命諄諄及此耀曾以書速至再三余卒卒無餘閑又念誌公之墓已及公詩無為復序也雍正八年十有一月朔後三日夜過中夢公持青要集刻本手繙余夙所心愜使更視之坐移時作而曰茲為永訣矣俄而若將遠行公使人來矑覺而公之音容凄然在吾目也嗚

呼豈公既沒而猶拳拳於此乎抑余負諾責心有歉焉乃周官之所謂思夢乎公之靈果在天壤所不可知然用此知力所不給不宜漫應以病吾心而古賢之無宿諾惟其始之嚴且確也公詩格調不襲宋以後吟咏性情即境指事惻惻感人實得古者詩教之本義乃備敘始末俾耀曽以告公墓而毋刋布焉是乃公與余之成言也

王巽功詩説序

易春秋而外經之難治者莫如詩禮各有所指之事書之事可知也人可知也世可知也詩則事之有徵及辭意顯而可辨者無幾而得其人與世者尤稀學者惟就其辭以意逆之故其說終古而不可一必欲得其事必欲得其人必欲得其世而附會以成之者小序也自朱子以理為衡辨而斥之然後詩之大體有可稽尋然以惡序說之深或並其猶可以通者而斥之或於詩之辭意可以兩行者而一斷之故自是以後學者雖知序說

之非而於朱子之說亦尚有不能慊者語曰三代之際非一士之知也葢聖人之經之難治也亦若此已矣涇陽王巽功以詩說國風示余其所疑於序說之可存與朱子之說之未盡者同余者十六七焉其自為說同余者十二三焉余嘗謂經者天地之心說之而當必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用此嘉巽功之篤學而又自喜用心之不謬也然吾聞君子之為學也至於辨之明思之審以致於理之一然後合於人心之不言而同然者

若夫朋友講習之初必彼此互異抵隙攻瑕相薄相持而後真是出焉故朱子於志合道同之友如南軒伯恭往復論辨齟齬者十七八若好人之同乎已則介甫之所以自蔽也余之說既多與巽功同恐不足以益巽功巽功其更求異已者而與之講議可也巽功將更定其書之體例而索序於余乃為述古人共學之義俾知其難毋好同而惡異以致於理之一而余亦得因之以自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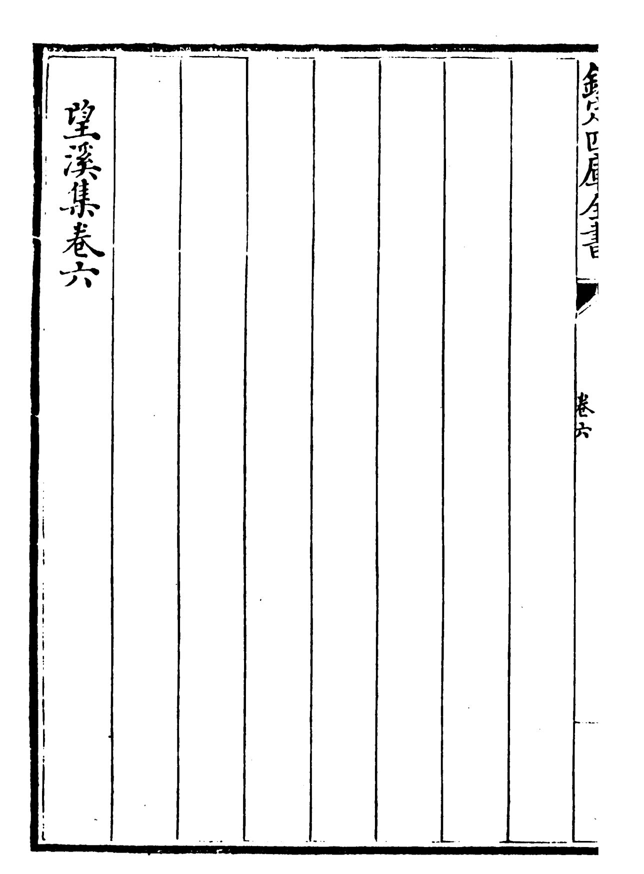
嚴鎮曹氏女婦貞烈傳序

歙縣曹晉袠傳其高曾以下逺近宗婦貞烈者四十有五人曹氏之女許嫁而守貞終世爲㚆遭變而死義者十有三人余觀婦人以節完者六經所著衛共姜紀李姬兩人而已葢自周以前婦人不以改適爲非男子亦不以再嫁者爲恥齊桓怒少姬未絶之也而蔡人嫁之郤犫求婚魯人爲奪施氏婦公侯卿族如此則他可知矣李斯頌秦始有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妻爲逃嫁子不

得母之文葢前此非教禁之所及也嘗考正史及天下郡縣志婦人守節死義者秦周前可指計自漢及唐亦寥寥焉北宋以降則悉數之不可更僕矣葢夫婦之義至程子然後大明前此以范文正公之賢猶推國恩於朱氏而程子則以娶其子婦者為其孫之仇其論娶失節之婦也以為已亦失節而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言則村農市兒皆耳熟焉自是以後為男子者率以婦人之失節為羞而憎且賤之此婦人之所以自矜奮與嗚

呼自秦皇帝設禁令歷代守之而所化尚希程子一言乃震動乎宇宙而有關於百世以下之人紀若此此孔孟程朱立言之功所以與天地參而直承乎堯舜湯文之統與黔越有猺民焉女子許嫁則去其家而適野有身然後歸壻是則父母不收夫家不迎也豈其性殊與亦習所蔽耳使嚴申國禁而開以聖賢之教安知其不可終革乎吾因晉袁所述有感于古今禮俗之變其發有端其成有漸而備論之如此又以見晉袁之為此亦

將有輔於世教而非徒為曹氏之光榮也



望溪集卷六